

宋史新編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七

列傳八十九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丘密

婁機

樓鑰

林大中

宇文紹節

任希夷

丘密字宗卿江陰軍人第進士歷國子博士孝宗以薦  
賜對時方遣范成大使金嶺請陵寢密言泛使亟遣無  
益大計徒以驕敵上不樂曰卿家墳墓爲人所據亦須  
理索否密對曰臣但能訴之不能請之上怒密退待罪  
上察其忠不譴也累遷樞密院檢詳文字被命接伴金  
便先是王抃爲樞密密不少下之方迂客時抃排定程

頓奏上降付接伴令沿途遵執密具奏謂不可以此啓  
敵疑心不奉詔抃憾之訾密不禮金使予祠起知鄂州  
歷兩浙轉運副使光宗卽位連擢煥章閣直學士四川  
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密素以吳氏世掌兵爲慮陛  
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  
臣請得便宜撫定諸軍以俟朝命及挺死朝廷以命張  
詔繼命郭杲杲死韓侂胄復以付吳曦曦叛識者乃服  
密先見進煥章閣直學士寧宗卽位赴召中乞謝深甫  
論罷之居數年復職知慶元府旣入奏韓侂胄招以見  
出奏疏幾二千言示密蓋北伐議也知密平日主復讎

莫可與其功名密曰兵凶戰危首事之禍其誰任之進  
取文閣學士改知建康府佞胄聞金人置平章宣撫河  
南奏以密為簽樞宣撫江淮以應之密手書力論金人  
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宣撫議遂寢佞胄移書  
欲除密內職宣諭兩淮密報曰使名雖異其為示敵人  
以嫌疑之蹟則同佞胄滋不悅升寶文閣學士刑部尚  
書江淮宣撫使金人自渦口犯淮南或勸密棄廬和州  
為守江計密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矣吾當與淮  
南俱存亡益增兵為防進端明殿學士侍讀尋拜簽書  
樞密院督視江淮軍馬密得金人講和之情白于廟堂

請遣使移書續前議又謂彼既指侂冑爲元謀若移書  
宜暫免係銜侂冑大怒罷密以張巖代之旣以臺論奉  
祠落職侂冑誅以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尋改江淮制  
置大使兼知建康府以病勾歸拜同知樞密院事卒謚  
忠定密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謂人曰生無以報  
國死願爲猛將以滅敵其忠義性然也

婁機字彥發嘉興人乾道二年進士歷太常博士祕書  
郎時皇太子始就外傳以機兼資善堂小學教授機以  
累朝事親修身治國愛民四事手書以獻累擢監察御  
史講未退而除命領太子心機幾不忍舍機亦爲之感

涕韓延曾議朝邊機口沮之侍御史鄧友龍初不知  
兵騰書投合安薦大將既否還專主此議机語友龍曰  
今日孰可爲大將孰可爲討臣正使以殿巖當之能保  
其可用乎遷右正言兼侍講進太常少卿兼權中書舍  
人詔遣宣諭荆襄機昌言曰慰安人情則可必欲開邊  
啟釁有死而已不能從也泗州捷聞愈增憂危友龍曰  
不遂此人則異議無所回機遂以言去侂冑誅召爲吏  
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又兼太子詹事遷至參知政事  
當工戈甫定信使往來之始瘡痍方深敝蠹紛然機歎  
縫裨替甚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

市私恩不避嫌怨數上章告乞寧宗不許以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力辭予祠歸卒贈金紫先祿大夫加贈特進機初登第其父壽戒之曰得官誠可喜然為官正自未易爾機撫其弟模棟卒為善士居鄉以誠接物是非枉直判於語下不為後言人憚而服之稱獎人才訪問賢能其所薦進亦不欲人之知也所著有歷代帝王總要及班馬字類機深於書學尺牘人多藏弄云

樓鑰字大防鄞縣人登第歷太府宗正寺丞出知溫州光宗嗣位累擢起居郎兼中書舍人繳奏無所回避禁中或私請上曰樓舍人朕亦憚之不如且已會慶節上

壽龜從班集乘輿不出已而玉牒聖政會要書成將進  
重華又屢更日鑰奏言之上感悟進書成禮試中書舍  
人俄兼直學士院草光宗禪詔詹紳傳誦之遷給事中  
朱熹忤韓侂胄除職與郡鑰奏留不報趙汝愚初謂人  
曰樓公當今人物直恐臨事少剛決耳及見其持論堅  
正嘆曰吾於是大過所望矣彭龜年以攻侂胄與郡鑰  
與林大中奏留龜年竟去鑰遷吏部尚書已而以顯謨  
閣學士奉外祠尋知婺州移寧國府能仍奪職告老評  
之侂胄誅起爲翰林學士遷吏部尚書兼翰林侍講時  
鑰年過七十精敏絕人詞頭下立進草院吏驚詫入朝



陸楮舊班誥視鑰曰父不見此官矣趙汝愚子崇憲奏  
雪父寃鑰乞正趙師召之罪重蔡璉之誅毀龔頤正續  
稽古錄以白誣謗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升同  
知進參知政事位兩府者五年累疏求去與郡辭進資  
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卒年七十七贈少師謚宣獻  
鑰文辭精博自號攻媿主人有集一百二十卷

林大中字和叔永康人入太學登進士第知金谿縣郡  
督輸賦急大中請寬其期不聽投劾歸已而主太常寺  
簿光宗受禪除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奏言進退人  
才當觀其趣向之大體不當責其行事之外節趣向果

正雖小節可責不失爲君子趣向不正雖小節可喜不  
失爲小人陳賈以靜江守臣入奏大中極論其庸回亡  
識嘗表裏王淮劾爲道學之目陰廢正人儻許入奏必  
再留中善類聞之紛然引去非所以靖國命遂寢紹熙  
二年守侍御史兼侍講馬大同爲戶部大中劾其用法  
峻又論大理少卿宋之瑞俱不報大中以言不行求去  
改吏部侍郎辭不拜乃與大同之瑞俱與郡初占星者  
謂朱熹曰某星示變正人當之其在林和叔耶至是熹  
貽書朝士謂林和叔當爲言人中求之給事中尤袤中  
書舍人樓鑰上疏云大中言官當與被論者有別尋命

知寧國府又移贛州寧宗卽位召還試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尋兼侍講韓侂胄來謁大中接之無他語陰請內交大中笑而却之侂胄怒由此始會吏部侍郎彭龜年抗論侂胄侂胄與內祠龜年與鄧大中同中書舍人樓鑰繳奏請留龜年經筵而命侂胄以外任有旨可並書行大中復同奏不聽呂祖儉以攻侂胄謫大中掾之汪義端以論趙汝愚去至是侂胄引爲右史大中駁之改吏部侍郎不拜以煥章閣待制知慶元府內祠得請給事中許及之繳駁遂削職後提舉冲佑觀乞休致復元職監察御史林采論列再啓職尋復之大中罷歸屏居

十二年未嘗以得喪關其心作園龜潭之上客至捫杞菊取溪魚觴酒賦詩時事一不掛口客或勸通侂胄書對曰吾爲夕郎時一言承意豈至今日耶客曰縱不求福益亦免禍對曰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耶侂胄誅卽召見試吏部尚書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嘉定改元兼太子賓客嘗議講和事上曰朕不憚屈已爲民講和之後亦欲與卿等革侂胄弊政作家活耳大中頓首曰陛下言及此宗社生靈之福也是年卒年七十八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諡正惠大中清脩寡欲退然如不勝衣及遇事而發凜乎不可犯自少力學趣

向不凡有奏議外制文集三十卷

宇文紹節字挺臣祖簽書樞密虛中父顯謨閣待制師  
授皆以使女真死無子孝宗命族子紹節爲之後既補  
官復第進士歷寶謨閣待制知廬州韓侂胄方議用兵  
紹節專爲固圉計淮西轉運判官鄧友龍譖於侂胄以  
書讓之紹節復書謂公有復讎之志而無復讎之略有  
開邊之害而無開邊之利不量國力浪爲進取計非所  
敢知侂胄得書不樂乃以李爽代紹節召還遷至試吏  
部尚書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朝廷於蜀事多  
所咨訪紹節審而後言皆周悉事情其卒也寧宗嗟悼

進資政殿學士致仕又贈七官爲少師謚忠惠

任希夷字伯起伯雨四世孫也先眉州人其後仕閩因家邵武希夷登進士第調浦城簿從朱熹學篤信力行熹器之歷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謂周惇頤程頤程顥爲百代絕學之倡乞定議賜謚寧宗卒如其請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史彌遠柄國久執政皆具員議者頗譏其拱默尋與祠卒贈少師謚宣獻

論曰識闇不可以慮事勢弱不可以倖功故韓侂胄謀開邊丘密婁機宇文紹節力止之樓鑰林大中之扶善

類拔諫臣亦皆弗避侂冑之怨茲豈爲身謀而罔恤國  
事者哉任希夷均大臣也方二奸執柄之日惟務拱默  
自全得無負疇昔天子之教耶

劉頴

吳柔勝

楊大全

應孟明

陳謙

陸游

薛叔似

商飛卿

劉頴字公實西安人第進士累遷起居郎兼實錄院檢  
討官權戶部侍郎升同修撰以疾丐祠起與郡歷知平  
江徑歸奉祠再起知棗州請興國祠以歸祠滿除敷文  
閣待制致仕嘉定初召赴行在除刑部侍郎辭進龍圖  
閣待制知婺州請老以寶謨閣直學士致仕卒年七十

八贈光祿大夫孝宗朝人臣爭承意白獻穎奏今日之  
失在輕聽人言昔之施爲今復棄置大損盛德光宗時  
論人主難克而易流者四曰逸豫無節賜予無度儒臣  
易踈近倖易昵寧宗時學禁初起黨論日興穎奏願陛  
下御之以道容之以德不然元祐崇觀之事可鑒也其  
在從班日韓侂胄舊與周旋無間方居中用事穎謝絕  
之常言士以不辱身爲重云

吳采勝字勝之宣州人登進士第調都昌簿丞相趙汝  
愚知其賢差嘉興府學教授將寘之館閣會汝愚去御  
史湯碩劾爲汝愚黨且主朱熹之學不可官師儒自是



閒居十餘年嘉定初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遷國子正  
柔勝始以朱熹四書與諸生誦習伊洛之學晦而復明  
遷太學博士又遷司農寺丞出知隨州收土豪孟宗政  
扈再興隸帳下後皆爲名將除京西提刑領州如故改  
湖北運判兼知鄂州改知太平州終祕閣修撰奉祠卒  
謚正肅二子淵潛各有傳

楊大全字渾甫眉之青神人第進士調溫江尉紹熙中  
召除監登聞鼓院光宗以疾久不省重華宮太學生汪  
安仁等二百餘人上書而龔日章等百餘人以投匭上  
書爲緩必欲伏闕大全謂院以登聞名寔明目達聰之

也今乃使人視爲具文吾何顏尸此職乃爲書以諫力請過宮不報大全於是三上疏其略曰盜滿山東而高斯弄權二世不知也蠻寇成都而更奏捷明皇不知也此由左右聾瞽爾今在朝之士瀝忠以告而陛下不聽是陛下自壅蔽其聰明也疏入又不報寧宗卽位累遷司農寺丞脩高宗實錄充檢討官先是韓侂胄私臺諫之選爲已羽翼且欲得名士以壓羣言一時好進者恨不預此選也有力薦大全者屬一往見且曰公朝見除目夕下矣大全笑謝明日遂勾外時實錄將上當推恩大全夫不少待除知金州道病卒

應孟明字仲實永康人入大學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歷  
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輪對首論兩北通好疆場無  
虞當選將練兵常如大敵之在境次乞申嚴監司庇貪  
吏及薦舉徇私之禁帝嘉獎久之它日宰相進擬帝出  
片紙於掌中書一人姓名曰卿何故不及此其一則孟  
明也乃拜大理寺丞出爲福建提舉常平陛辭帝因問  
當世人才對曰有才而不學則流爲刻薄惟上之教化  
明取舍正使回心向道則成就必倍於人尋除浙東提  
點刑獄以鄉部引嫌改江東會廣西謀帥帝謂輔臣無  
易應孟明者直祕閣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略安撫先

崇立累遷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寧宗立拜太府  
卿兼吏部侍郎慶元初權吏部侍郎卒孟明受人主  
官職未嘗倖遷韓侂胄嘗遣其密客誘以諫官俾誣趙  
汝愚孟明不答士論以此重之

陳謙字益之永嘉人乾道八年進士歷樞密院編修官  
陳中興五事至李綱議建鎮事上曰綱何足道謙曰陛  
下用大臣審出綱上宜如聖訓今顧出綱下遠甚奈何  
上愛然光宗立謙仕於外除戶部郎中總領湖廣財賦  
謙乃丞相趙汝愚客慶元黨論起坐斥起提點成都府  
路刑獄移京西運判復直煥章閣遷司農少卿湖廣總

領除宣撫司叅謀官金兵深入陷應城焚漢川謙以寶  
謨閣待制副宣撫未幾奪職罷後復知江州韓侂胄死  
和議已決謙罷奉祠卒謙有雋聲早爲善類所予晚坐  
僞禁中廢首稱侂胄爲我王士論謙是薄之

陸游字務觀山陰人年十二能詩文蔭補登仕郎鎖廳  
薦送第一秦檜孫埴滴居其次檜怒至罪主司明年試  
禮部主司復置游前列檜顯黜之由是爲所嫉檜死始  
赴寧德簿累遷大理寺司直兼宗正簿孝宗卽位遷樞  
密院編修官兼編類聖政所檢討官以薦得召見賜進  
士出身時龍大淵曾觀其事游謂樞臣張燾曰及今不

異日將不可去壽遽以聞上詰語所自來壽以游對  
上怒出通判建康府尋易隆興府言者論游交結臺諫  
鼓唱是非力說張浚用兵免歸久之通判夔州王炎宣  
撫川陝辟爲幹辦公事范成大帥蜀游爲叅議官以文  
字交不拘禮法人譏其頽放因自號放翁後累遷江西  
常平提舉召還給事中趙汝愚駁之遂與祠起知嚴州  
過闕陛辭上諭曰嚴陵山水勝處職事之暇可以賦詠  
自適再召入見上曰卿筆力回斡甚善非他人可及除  
軍器少監光宗遷禮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官又以孝  
宗光宗兩朝實錄及三朝史未就詔游權同修國史實

錄院同修撰免奉朝請尋兼祕書監書成升寶章閣待制致仕游才氣超逸尤長於詩晚年再出爲韓侂胄撰南園閣古泉記見譏清議朱熹嘗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蓋先見云卒年八十五

薛叔似字象先永嘉人游太學解褐國子錄初登對論熙寧以來賦日增而民困滋甚孝宗嘉納因曰朕在宮中如一僧叔似曰此非所望於陛下當論功業如何陛下卽位二十餘年國勢未張未免牽於苟安無事之說上默然遷太常博士尋除樞密院編修官時倣唐制置

補闕拾遺上自除叔似左補闕劾首相王淮去位金

主殂太孫景立叔似奏規模果定則乘五單于爭立之

機規模不存則恐成五胡迭起之勢光宗立除將作監

出爲江東轉運判官以言者論罷奉祠起歷權戶部侍

郎兼樞密都承旨復以言者論罷奉祠起歷試吏部侍

郎兼侍讀充京湖宣諭使開禧初韓侂胄開邊除兵部

尚書宣撫使尋除端明殿學士兼侍讀叔似夙以功業

自期逮臨事絕無可稱以御史論奪職罷祠侂胄誅諫

官再論迎合開邊降兩官謫福州久之許自便卒贈銀

青光祿大夫謚恭翼叔似雅慕朱熹窮道德性命之旨



談天文地理鍾律象數之學有彙二十卷

商飛卿字翬仲臨海人由太學登進士第歷工部郎官  
特韓侂胄柄國飛卿未嘗造請踰月卽丐去提舉福建  
常平茶鹽事擢監察御史言事迂侂胄罷爲奉常請外  
以祕閣修撰爲荆湖南路轉運判官後改司農卿總領  
江東淮西軍馬錢糧開禧中就擢戶部侍郎侂胄將舉  
師問餉計豐約飛卿以實告比調遣浩繁不克支復被  
旨軍前傳宣撫勞金兵大至幾不免以憂卒

論曰陳仲微有言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材不可以啖  
嘗天下之豪傑當韓侂胄專用廷紳升黜出其手類

羞與周旋吳柔勝安於久廢揚大全應孟明寧失諫官  
不願出其門下茲豈非所謂豪傑者耶若陳謙獻昭隆  
游贈文薛叔似商飛卿預邊事皆未免牽於榮利品斯  
下矣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七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八

列傳九十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彭龜年

黃裳

曾三聘

劉光祖

徐誼

徐邦憲

李祥

章穎

孫逢吉

黃度

周南附

何異

詹體仁

游仲鴻

呂祖儉

從第

楊宏中

徐範

彭龜年字子壽臨江軍人幼孤事母孝性穎異好讀程氏易從朱熹張栻質疑學益明登進士第歷太學博士殿中侍御史劉光祖坐論吳端徙官龜年疏乞復其位貽書宰相云祖宗嘗改易差除以伸臺諫之氣不聞改

易臺諫以伸倖臣之私累遷祕書郎兼嘉王府直講光宗不朝重華宮龜年以書譙趙汝愚且疏宰執侍從但能仗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間之根盤固曾不之及內侍陳源得罪壽皇朝人皆謂離間所自宜亟發威斷逐源然後負罪引慝以謝壽皇除起居舍人龜年述祖宗法爲內治聖鑑以進曰是書爲宦官女謁之防此曹若見恐不得數經御覽上曰不至是紹熙五年壽皇疾浸革龜年三疏請對不獲命屬上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久不已血漬甃甃上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於不過宮同知樞密院余嘗曰

額龍墀曲致忠悃臣子至此爲得已邪孝宗崩宗  
受禪與翊善黃裳同奏往朝南內因定過宮之禮還中  
書舍人寧宗嘗謂退朝無事恐自怠惰非多讀書不可  
龜年奏人君之學與書生異惟能虛心受諫遷善改過  
乃聖學中第一事豈在多哉尋除侍講遷吏部侍郎升  
兼侍讀遣充金國吊祭接送伴使初朱熹與龜年約共  
論韓侂胄會龜年護客熹以上疏見絀龜年聞之附奏  
云始臣約熹同論此事今熹旣罷臣宜併斥不報迨歸  
見侂胄用事權勢重於宰相於是條數其姦謂不去必  
爲後患上覽奏甚駭曰侂胄朕之肺腑信而不疑不謂

如此批下中書予侂胄祠已乃復入龜年上疏求去詔  
侂胄與內祠龜年與郡以煥章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  
安撫使龜年勾祠慶元二年以呂斐言落職已而追三  
官勒停嘉泰元年復元官起知贛州以疾辭除集英殿  
修撰提舉沖佑觀開禧二年以待制寶謨閣致仕卒龜  
年善惡是非辨折甚嚴其愛君憂國之忱先見之識敢  
言之氣皆人所難晚既投閒悠然自得幾微不見於顏  
面自偽學有禁士大夫鮮不變者龜年於關洛書益加  
涵泳扁所居曰止堂著止堂訓蒙蓋始終特立者也聞  
蘇師旦建節曰此韓氏之陽虎其禍韓氏必矣及聞用

曰禍其在此乎所著書有經解祭儀五致錄奏議外制侂冑誅謚忠肅加贈龍圖閣學士擢用其子欽

黃裳字文叔隆慶人登乾道進士第調巴州通江尉益務進學文詞迥出流輩時蜀中餉師名爲和糴寔則取民裳賦漢中行諷總領李繁爲罷糴民使之改興元府錄事參軍以薦召對論蜀兵民大計遷國子博士光宗登極裳進對謂中興規模與守成不同出攻入守當據利便之勢不可不定行都富國彊兵當求功利之實不可不課吏治捍內禦外當有緩急之備不可不立重鎮除太學博士進祕書郎遷嘉王府翊善作八圖以獻曰

太極曰三才本性曰皇帝王伯學術曰九流學術曰天文曰地理曰帝王紹運以百官終焉每進言王宜以心爲嚴師於心有一毫不安者不可爲也且引前代危亡之事以爲儆戒又每陳詩以寓諷製渾天儀與地圖侑以詩章欲王觀象則知進學如天運之不息披圖則思祖宗境土半陷異域而未歸其後又以王所講三經爲詩三章以進上詔勞裳裳曰臣不及朱熹熹學問四十年若召寘府寮宜有裨益紹熙二年遷起居舍人時臺諫攻潘景珪上曲庇之裳奏自古人君不能從諫者其蔽有三曰私心勝心忿心因私而生勝因勝而生忿其



說甚備三年試中書舍人疏論留意武備及荆襄形勢  
時朝廷方宴安裳所言多不省未幾除給事中汪義端  
詆趙汝愚裳奏汝愚如青天白日奴隸知其清明義端  
所見曾奴隸之不如不可以居朝列於是義端與郡裳  
在鎖闥甫一月封駁無慮十數韓侂胄落階官鄭汝諧  
除吏部侍郎皆繳其命改兵部侍郎不拜遂以顯謨閣  
待制充翊善先是光宗以憂疑成疾不過重華宮裳入  
疏請五日一朝至是復苦言之上曰內侍楊舜卿告朕  
勿過宮裳請斬舜卿且以八事之目爲奏曰念恩釋怨  
辨讒去疑責已畏天防亂改過不報上猶未過宮裳復

推致疑之事有四各爲辨析請幡然改過以弭禍亂會  
壽皇不豫中外憂危裳抗聲諫上起入宮裳挽裾隨之  
至宮門揮涕而出乃連章請外謂臣之職三曰待制曰  
侍講曰翊善今不過宮有虧子道前後三諫不加聽是  
待制之職可廢也不問安不視疾大義也喪復講何書  
乎是侍講之職可廢也陛下不能以孝事壽皇臣將何  
說以勸皇子乎是翊善之職可廢也因出關待命及聞  
壽皇遺詔乃亟入臨寧宗卽位裳病不能朝改禮部尚  
書尋兼侍讀力疾入謝勸上慎終如始謂臣恐數年之  
後委任大臣不能如今日之專獎用臺諫不能如今日

之重至如篤於孝愛勤於學問薄於嗜好陛下今皆行之未知數年之後能保常如今日乎又引魏徵十漸爲戒懇懇數千言又奏言陛下近日所以爲頗異前日除授之際大臣多有不知臣聞之憂甚而病劇蓋是時韓侂胄已潛弄威柄而宰相趙汝愚未之覺故裳先事言之及疾革時時獨語曰五年之功無使一日壞之度吾已不可爲後之君子必有能任其責者遂口占遺表卒年四十九訃聞上驚悼贈資政殿學士裳簡易端純每講讀隨事納忠氣平而辭切事該而理盡篤於孝友與人言傾盡底蘊恥一書不讀一物不知推賢樂善出乎夫

性所爲文明白條達有王府春秋講義及兼山集論天  
人性命皆足以發明伊洛之旨蓋嘗與鄉人陳平父兄  
弟講學平父張棊門人也嘉定中諡忠文

曾三聘字無逸新淦人乾道二年進士累遷軍器監主  
簿光宗不朝重華宮三聘以書抵丞相留正正未及言  
會以它事不合求去三聘謂父子夫婦之際羣臣莫敢  
深言者避嫌遠罪耳丞相身退計決言之何嫌乎遷祕  
書郎帝欲幸玉津園三聘上疏言今人心旣離大亂將  
作陛下安意肆志而弗聞知萬一敵人謀知馳一介之  
使問安北宮不知何以答之姦宄窺間傳一紙之檄

斥乘輿不知何以禦之望亟備法駕朝謁不然臣實未  
知死所也孝宗病革復上疏帝意爲動及孝宗崩帝疾  
不能執喪朝論益震洵三聘謂今日事勢莫若建儲或  
戒之曰前日臺諫謂汝奪其職今復有疏耶三聘曰此  
何時而可避煩言也寧宗立兼考功郎後知郢州會韓  
侂胄爲相指三聘爲故相趙汝愚腹心坐追兩官久之  
復元官與祠差知郴州改提點廣西北刑獄皆辭不  
赴侂胄誅諸賢遭竄斥者相繼召用三聘祿不及終不  
自言嘉熙間三聘已卒詔贈三官直龍圖閣諡忠節

劉光祖字德脩簡州人外祖賈暉遺澤補官登進士第

歷右正言知果州以趙汝愚薦召入光宗卽位累遷殿  
中侍御史光祖入謝因論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  
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  
爲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  
術議論最爲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  
深厚至於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疎  
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  
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滅絕綱常其論旣  
勝其勢旣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正始至時聞有譏貶  
道學之說而實未睹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逮

臣復來其寫臬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生朋黨乃罷  
忠諫嗟乎以忠諫爲罪其去紹聖幾何章旣下讀之有  
流涕者光祖劾罷戶部尚書葉翥太府卿兼中書舍人  
沈揆結近習圖進用言比年以來士大夫不慕廉靖而  
慕奔競不樂公正而樂軟美旣安習以成風謂苟得爲  
至計良由前輩老成零落殆盡後生晚進議論無所據  
依學術無所宗主幸詔大臣妙求人物必朝野所共屬  
賢愚所同敬者參錯立朝國勢自壯徙太府少卿求去  
不已除直祕閣潼川遵判改江西提刑又改夔州時孝  
宗不豫上义不過宮光祖致書留正趙汝愚曰宜與群

賢弁心一力若上未過宮宰執不可歸安私第林陳二  
閻自以獲罪重華日夜交諫其間宜用韓魏公遂任守  
忠故事以釋兩宮疑謗大臣亦當收兵柄密布腹心但  
緩急有可仗者聞孝宗崩又貽書汝愚勉以安國家定  
社稷之事寧宗卽位除侍御史改司農少卿入對獻謹  
始五箴又論人主有六易天命易恃天位易樂無事易  
安意欲易奢政令易怠歲時易玩又有六難君子難進  
小人難退苦言難入巧佞難遠是非難明取舍難決闇  
主之所易明主之所難闇主之所難明主之所易進起  
居舍人論政令當出中書陛下審而行之人主操柄無



嬰於此知閣門事韓侂胄寔擅威福故首及之遷起居  
郎朱熹詔與祠光祖再疏請留不聽劉德秀劾光祖出  
爲湖南運判不就主管玉局觀趙汝愚旣罷相侂胄擅  
朝遂目士大夫爲僞學逆黨禁錮之光祖撰涪州學記  
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脩其身而世方以道爲僞  
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爲病好惡出於一  
時是非定於萬世諫官張釜指爲謗訕奪職謫居房州  
久之許自便起知眉州歷潼川路提刑權知瀘州侂胄  
誅歷京湖制置使進至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升顯  
謨閣直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引年不許予外祠卒進

華文閣學士諡文節趙汝愚稱先祖論諫激烈似蘇軾  
懇惻似范祖禹世以爲名言所著後溪集十卷

徐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溫州人第進士累官太常丞孝  
宗躬攬政權執政惟奉旨而行羣下多恐懼顧望諛諫  
曰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共功名乎及  
論樂制諛對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破其官壞上  
遽改容曰卿可謂不以官自惰矣知徽州移提舉浙西  
常平守右司郎中遷左司光宗又不朝重華宮諼入諫  
退告宰相曰上目眈不瞬意思恍惚真疾也宜進皇子  
嘉王參決留正不克用孝宗崩上不能喪百官皆未成

服誼與少保吳琚議請太皇太后臨朝扶嘉王代祭及  
將禱正憂懼仆於殿庭而去誼以書譙趙汝愚曰自古  
人臣爲忠則忠爲姦則姦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  
公內雖心惕外欲坐觀非雜之謂歟國家安危在此一  
舉汝愚問策安出誼曰非憲聖命不可語在汝愚傳寧  
宗卽位誼累遷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侂胄恃功缺望  
誼告汝愚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  
雅器誼除授建明多咨訪誼不避形迹怨者始衆侂胄  
益怨恨以御史劉德秀胡紘疏誼責惠州團練副使南  
安軍安置移袁州又移婺州久之許自使復官與祠起

守江州九集英殿修撰升寶謨閣待制移知建康府兼  
江淮制置使移知隆興府以卒後諡忠文

徐邦憲字文子義烏人紹熙四年試禮部第一登進士  
第三遷爲祕書郎開禧初韓侂胄謀舉兵伐金邦憲言  
挑釁非計勾外知處州陛辭力諫用兵不可太驟再歲  
召還又上侂胄書侂胄惡其言嗾御史徐榘擊之鐫秩  
罷祠未幾復官除江西憲改江東漕以戶部郎爲淮西  
總領侂胄誅除尚右郎兼太子侍講後以權工部侍郎  
知臨安府凶祠知江州奏乞郡得節制屯戍兵至郡疾  
以寶謨閣待制致仕卒于官諡文肅

李祥字元德無錫人登進士第爲錢塘縣主簿歷大宗  
正丞軍器少監言忝朝蹟八年在外賢才不勝衆願更  
出迭入由臣始出提舉淮東堂平茶鹽淮西運判累遷  
國子祭酒丞相趙汝愚去國祥上疏爭之曰壽皇朋兩  
宮隔絕中外洶洶留正葉印亡去國命如髮汝愚不畏  
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奈  
何無念功至意忽體貌常典使精忠巨節怫鬱黯闇何  
以示後世除直龍圖閣湖南運副言者劾罷之於是太  
學諸生楊宏中周端朝等六人上書留之俱得罪主冲  
佑觀再請老以直龍圖閣致仕卒諡肅簡

章穎字茂獻臨江軍人以兼經中鄉薦孝宗立詔求言  
穎爲萬言書附驛以聞禮部奏名第一上稱其文似陸  
贄調道州教授召對除太學錄歷太常博士中丞何澹  
聞繼母計引不逮事之文穎定議解官除左司諫時右  
相葛邲獨當國穎論邲不足任大事凡二十餘疏邲始  
出頴屢疏請光宗問安重華宮悉焚其藁寧宗卽位除  
侍御史兼侍講尋權兵部侍郎上御經幃問曰諫官有  
言及趙汝愚者卿等謂何同列謾無可否穎奏言天地  
變遷人情危疑加以敵人嫚侮國勢未安未可容易進  
退大臣不報奏請待罪與郡御史劾穎阿黨罷太學生

周端朝等六人伏闕辨汝愚誣且謂章穎言發於忠皆  
被罪自是黨論遂起矣久之起知衢州侍御史林行可  
劾罷之尋知贛州御史王益祥復劾寢其命再祠需次  
知建寧府韓侂胄誅累遷禮部尚書兼侍讀丐去與祠  
卒年七十八穎生平風節不爲窮達所移方黨論之興  
朱熹遺以書謂宗社有靈公論未泯異日必有任是責  
者非公吾誰望耶贈光祿大夫諡文肅

孫逢吉字從之龍泉人登進士第歷官祕書郎兼嘉王  
府直講紹熙二年春雷雪之沴交作應詔疏八事去蔽  
諛親講讀伸論駁崇氣節省用度惜名器拔材武飭戎

備擢石正言凡七十日章二十上皆人所難言者改國  
子司業求去爲湖南提刑以祕書監召兼吏部侍郎經  
筵輪講劉光祖以疾告吏因請逢吉曰講義安在取觀  
之乃詩權輿篇刺康公與遂朱熹事相類欣然代之因  
爭論甚苦寧宗曰朱熹言多不可用對曰熹議祧廟與  
臣不合他所言皆正寢失上意會彭龜年補郡逢吉入  
疏曰道德崇重陛下所敬禮者無若朱熹志節端亮陛  
下所委信者無若彭龜年熹旣以論侂冑去龜年復以  
論侂冑絀臣恐賢者皆無固志陛下所用皆庸鄙儉薄  
之徒何以立國侂冑見而惡之時報優人王喜除閣職



逢吉卽言於上前於朱侍講進趨以儒爲戲者豈可介  
汙閣職抗疏力爭之王喜之命實未出遂以誣詆出知  
太平州丐祠許之起知贛州已屬疾卒諡獻簡弟逢年  
逢辰皆有文行時稱孫氏三龍

黃度字文叔新昌人隆興元年進士歷國子監簿紹熙  
四年守監察御史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度連疏切諫  
又與臺諫官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三人之罪大  
於李輔國又言天下有道則無人不議今天下無不議  
聖德者臣竊危之上猶不聽遂出脩門上諭使安職度  
奏不得其言理難復入寧宗卽位詔復爲御史改石正

言侂冑驟竊政柄以意所好惡爲威福度具疏將論其  
姦爲侂冑所覺御筆遽除度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  
天下所由以亂今侂冑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  
効一言非爲國之利也固辭丞相趙汝愚袖其疏入白  
詔以冲佑祿歸養俄知婺州坐事罷起知泉州辭乃進  
寶文閣奉祠如故侂冑誅天子思而召之累遷權吏部  
侍郎兼修玉牒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屢移疾出知  
福州進至寶謨閣待制始至訟牒日千餘度隨事裁決  
日未中而畢改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又進至寶謨  
閣直學士度以人物爲已任推挽不休每曰無以報國

惟有此耳十上引年之請不許爲禮部尚書兼侍讀趣  
八觀論藝祖垂萬世之統一曰純用儒生二曰務惜民  
力上納其言謝病去遂以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歸  
越提舉萬壽宮卒進部圖閣學士贈通奉大夫度志在  
經世而以學爲本作詩書周禮說著史通抑僭竊存大  
分別爲編年不用前史法又有藝祖憲監仁皇從諫錄  
屯田便宜歷代邊防行於世壻周南

周南字南仲平江人登進士第爲池州教授與度俱能  
入僞學黨開禧三年召試館職南對策詆權要言者劾  
罷卒于家南端行拱立尺寸有程準自賜第授文林郎

終身不進官兩爲館職數月止既絕意當世弊衣惡食  
挾書忘晝夜曰此所以遺吾老俟吾死也

何異字同叔崇仁人第進士累遷右正言時光宗愆于  
定省異疏諫不報約臺官聯名言姦人離間當明正典  
刑語極峻又不報凶外授湖南轉運判官歷祕書監兼  
實錄院檢討官權禮部侍郎太常寺乃慶元五年太廟  
芝草生韓侂胄率百官觀焉異謂色白慮生兵妖侂胄  
不悅又以劉光祖於異交密言者遂劾罷之乂乃與祠  
起知夔州兼本路安撫勾祠許之起知潭州乞閒與祠  
者再嘉定元年召爲刑部侍郎五月不兩異上封事所

言皆切中時弊明年權工部尚書告老以寶章閣直學  
士知泉州從所乞與祠進寶章閣學士轉一官致仕卒  
年八十一異高自標致有詩名所著月湖詩集行世

詹體仁字元善浦城人父慥與吳宏劉子翬游調贛州  
信豐尉金人渝盟慥見張浚論滅金祕計浚辟爲屬體  
仁登進士第歷太常丞攝金部郎官光宗卽位累遷太  
常少卿上以積疑成疾又不過重華宮體仁陞對首陳  
父子至恩之說謂易於家人之後次之以睽睽之上九  
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  
往遇雨則吉夫疑極而惑凡所見者皆以爲寇而不知

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雨則吉群疑亡也蓋人倫天  
理有間隔而無斷絕方其未通也湮鬱煩憤若不可以  
終日及其醒然而悟泮然而釋如遇雨焉何其和悅而  
條暢也孝宗崩體仁率同列抗疏請詣重華宮親臨祥  
祭辭意懇切寧宗登極天下晏然體仁與諸賢密贊趙  
汝愚之力也孝宗將復土體仁言永阜陵地勢卑下非  
所以安安神靈與宰相具議除太府卿尋直龍圖閣知  
福州言者竟以前論山陵事罷之退居胥川日以經史  
自娛人莫窺其際起知靜江府移守鄂州除司農卿復  
總湖廣餉事卒年六十四體仁穎邁特立博極群書少

從朱熹學以存誠慎獨爲主周必大嘗問國體仁嘗疏薦  
一十餘人皆當世知名士郡人真德秀乃早從其游嘗問  
居官蒞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愧平  
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云

游仲鴻字子正南充人登進士第歷知中江縣總領楊  
輔檄置幕下紹熙四年赴召趙汝愚在樞密訪以蜀中  
利病汝愚欲親出經略仲鴻曰獨不聞呂申公謂經略  
西事當在朝廷乎汝愚悟而止差幹辦諸司糧料院光  
宗以疾久不朝重華宮仲鴻遺汝愚書陳宗社大計有  
伊周霍光語汝愚駭立焚之又遺書曰大臣事君之道

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既不死曷不去孝宗崩仲鴻泣謂  
汝愚曰今惟有率百官哭殿庭以請親臨宰相留正以  
病去仲鴻亟簡汝愚曰禫日不決禍必起矣後三日嘉  
王卽位于重華宮汝愚既拜相以仲鴻久游其門辟嫌  
不用韓侂胄方居中用事汝愚迹已危而汝愚以淮東  
西總賦積弊奏遣仲鴻覈實仲鴻曰丞相之勢已孤不  
憂此而顧憂彼耶改監登聞鼓院以行會侍講朱熹以  
論事去國仲鴻上疏曰宰相留正之去去之不以禮諫  
官黃度之去去之不以正近臣朱熹之去去之不以道  
自古未有舍宰相諫官講官而能自爲聰明者也願亟



遷其母使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監察御史胡紘希佞  
得意誣汝愚又蓄邪心又謂朝士中有推其宗派以爲  
裔出楚王元佐正統所在者指仲鴻也慶元元年汝愚  
罷相仲鴻遷軍器監主簿力勾外除知洋州起知嘉定  
府擢利路轉運判官坐數忤宣撫副使吳曦易他部未  
幾曦叛誅除仲鴻利路提點刑獄尋乞休致予祠歸遷  
中奉大夫卒年七十八劉光祖表其隧道曰於乎慶元  
黨人游公之墓紹定五年謚曰忠子似有傳

呂祖儉字子約祖謙之弟也受業祖謙如諸生監明州  
倉將上會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爲違年祖儉必欲

終暮喪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爲限自祖儉始歷籍田令中丞何澹所生父繼室周氏死澹欲服伯母服祖儉貽書宰相曰禮曰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今周氏非中丞父之妻乎將不謂之母而謂之何中丞爲風憲首而以不孝令百僚何觀焉除司農簿已而乞補外通判台州寧宗卽位除太府丞時韓侂胄浸用事正言李沐論右相趙汝愚罷之祖儉奏汝愚未至如言者所云侂胄怒曰呂寺丞乃預我事邪會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皆上書訟汝愚沐皆劾罷之祖儉上疏論救謂臣豈矯激自取罪戾哉實以士氣頽靡之中稍忤權臣則去

不旋踵私憂過計深慮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社者寢寡也疏既上東檐待罪有旨安置韶州改送吉州遇赦量移高安二年卒祖儉之謫也朱熹與書曰熹以官則高於子約以上之顧遇恩禮則深於子約然坐視群小之爲不能一言以報効乃令子約獨舒憤懣觸羣下而蹈禍機其愧歎深矣祖儉報書曰在朝行聞時事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閭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爲哉祖儉在謫所讀書窮理賣藥以自給每出必草履徒步爲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所挫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

所爲文有大愚集賜諡忠從弟祖泰

祖泰字泰然夷簡五世孫寓常之宜興性疏達尚氣誼論世事無所忌諱聞者或掩耳而走祖儉貶移瑞州祖泰徒步往省之及祖儉沒貶所周必大降少保致仕祖泰憤之乃詣登聞鼓院上書請誅韓侂胄蘇師旦而罷逐陳自强之徒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詔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預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黥竄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謙亦以爲言乃杖之百配欽州旣至府庭尹爲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

章試言之吾且寬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  
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  
心邪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  
風喪心耳旣行侂冑使人迹其所在祖泰乃匿襄郢間  
侂冑誅朝廷訪祖泰詔雪其寃授迪功郎監南嶽廟  
卒尹王柎爲具棺斂歸葬焉

楊宏中字充甫福州人弱冠補國子生寧宗時韓侂冑  
竊弄國柄引李沐爲右正言論罷趙汝愚竟竄之國子  
祭酒李祥博士楊簡連䟽掾爭俱被斥宏中曰師儒能  
辨大臣之寃而諸生不能留師儒之去於詛安乎衆莫

應獨徐範林仲麟張銜蔣傅周端朝五人願預其議遂  
上書曰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惟小人中傷君  
子其禍尤慘黨錮敝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來  
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臣子所不忍言而陛下所不  
忍聞也今李沐欲盡去正人以便其私於是託朋黨以  
罔陛下之聽臣謂二人之去若未足惜殆恐君子小人  
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監豈堪復見於今  
日邪臣願陛下明示好惡旌別淑慝竄李沐以謝天下  
還祥簡以收士心臣雖身膏鼎鑊實所不辭書奏不報  
則繳副封于臺諫侍從佞冒大怒將竄之嶺南中書舍

人鄧駟上書救之不聽右丞相余端禮拜於榻前至數十  
十凶免遠徙上惻然許之乃各送五百里外編管宏中  
編管太平州天下號爲六君子明年移福州聽讀嘉泰  
三年寧宗幸學特旨放叅閣禧元年宏中登進士第教  
授南劍州佐胄誅特遷宏中一秩亦不拜累遷武學博  
士改宣教郎諫官應武以私憾論之遂通判潭州以親  
老請祠差知武岡軍未受卒年五十三端朝字子靜嘉  
定三年試禮部第一終刑部侍郎兼侍講銜字用叟以  
父任補官有二子同登進士第仲麟字景仲傳字象夫  
父居學校忠鯁有聞咸以不偶死

徐範字彝父候官人舉于鄉入太學丞相趙汝愚去位  
祭酒李祥博士楊簡論救俱被逐同舍生楊宏中等議  
叩閣上書書已具有閩士亦署名忽夜得韓侂胄將寘  
言者重辟閩士怖請削名友人亦止範慨然曰業已  
書名矣尚何變書奏侂胄果大怒謂其扇搖國是各送  
五百里編管範謫臨海禁錮十餘年始得釋登嘉定元  
年進士第累遷國子監主簿入對言時平不急之務無  
用之官猶當痛加裁節知多事之秋哉願一意養民以  
培國本通判澤州知邵武軍尋召赴行在言功利不若  
道德刑罰不若恩厚雜伯不若純王異端不若儒術諛



佞不若直諫便嬖不若正人奢侈不若詩書盤遊不若  
節儉玩好不若宵衣旰食窮黷不若偃兵息民幾微之  
際大體所關積習不移治道并矣歷起居郎兼史職以  
朝奉大夫致仕卒贈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

論曰光宗不朝重華寢疾而儲嗣未建寧宗初立韓侂  
胄擢權逐趙汝愚朱熹又輕議兵挑強虜皆國事之可  
憂者彭龜年諸賢匪盡諫官或書生各竭其忠詞氣激  
烈良爲國家扶綱常圖治安奚忍循默以規一身之富  
貴耶時黃裳先沒其餘悉不免於譴侂胄敗乃牽復室  
宇旣焚始悔不用徙薪之謀亦何及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八